編者的話

五年時間, 説長不長, 説短可也真不短。今天《二十一世紀》慶祝五歲生辰, 相信讀者、作者、編委和朋友們都會為我們高興。我們自己反而不免有點驚訝, 像是遠行的人一步一步走上小土坡, 駐足回首一看, 發覺背後走過的居然也有這麼一段路了。

從辦刊的物質條件來說,這段路並不算艱難——這得要感謝中文大學對我們的信心和長期堅定的支持。但從編輯室工作的角度來看,則幾乎這段路上的每一期都可以說是一項挑戰和一連串的奮鬥。所幸我們的路並不是孤獨的——這得要感謝我們的編輯委員,是他們,或在海外、大陸,或在本港,各自用獨特的個人方式來支持和鼓勵我們,來推動《二十一世紀》前進。

我們特別高興,這一期共有20位編委響應徵文,寄來了為慶祝五周年專號而撰寫的文章,其中17篇排在首欄「論叢」,其餘三篇則分別編入「景觀」和「經濟與社會」欄。它們分別從歷史研究、傳統文化、美術書法、當代政治、經濟外交、現代化過程以及未來文明等許多不同角度,來討論中國文化的認識以及建設問題。這輯文章觀點雖然不盡相同,甚至可能有很大分歧,但其注目中國、關切未來則並無二致。我們特別覺得感動的是,邢慕寰教授在健康欠佳的情況下,還為我們撰寫這麼嚴肅和重要的專業文章:陳省身教授以耄耋高齡也專門來信並附近照祝賀刊慶,叮囑我們「科技是國家民族命運所在」,今後要「多載科普文字及科技消息。」他們以及所有編委的深情,我們都在此拜謝。

當然,我們要感謝的,不止於編委,還有許多長期為我們組稿、審稿、聯絡以及 多方面幫忙的朋友,特別是本校的楊綱凱、北京的劉東、上海的許紀霖和美國的王紹 光等幾位:還有在發行上為我們盡了大力的好些朋友,特別是本港的陳萬雄、澳洲的 區鎮標和台灣的陳隆昊等先生:此外還有先後曾在編輯室工作但已離任的吳江波、 李瑞安、林道群等數位舊同事;沒有他們的熱心和助力,《二十一世紀》今天不可能是 這個樣子的。

當然,從創刊以至今日,《二十一世紀》的面貌已經有不少改變,例如增加「隨筆·觀察」和「三邊互動」欄,改首欄「展望二十一世紀」為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,並且把它擴充成為環繞同一題旨的論叢,增闢「科技訊息」欄,等等。這些都得到了讀者的認同和支持,可視為一種進步。但我們更時時尖銳地感覺到的,則是還有些欄目尚嫌空疏、不足。我們深望,本刊的編委、作者、讀者和朋友,今後能繼續向我們提出批評和意見,協助我們改進,令這本刊物不斷變化,不斷成長。

楊振寧教授曾為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初步目標:最少要把《二十一世紀》辦到二十一世紀。不知不覺,這目標已完成一半了,但那其實也只能算是我們真正的起點而已。 對這本刊物來說,真正成長還是十分遙遠的事。